

· 外国部分 ·

# 中外爱情小说精选

343

中外爱情小说精选

第四分册(外国部分)

李德复 等编选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0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1 印张 插页 8 244 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册

书号: 10113·343 定价: 1.70 元

# 中外爱情小说精选

徐迟

# 中外爱情小说精选

第四分册(外国部分)

主 编 李德复

副 主 编 罗公元 王士毅

主要编选人员 宋武生 郑如磊 苗德生

广西人民出版社

# 《中外爱情小说精选》序

徐迟

本书编者找到了我，说他们编辑了一部《中外爱情小说精选》。初听到时，我皱了皱眉头。接着听到说明，说这本书请了大学中文系、外文系的一些专家来选编，分为中国古代、现代、当代和外国的四个部分，这一下子就让我感到其中包含着一些清新的气息，眉头为之舒展了。

当提出来要我写个序文时，我要求看看选出的目录。目录看到了，一共选了一〇五篇，大多数是名篇杰作。我不能都已读过，读过的却也不少，约占一半。所选了的作者共八十人。然则，除开佚名的三人外，大都是比较熟悉的，有的还是熟知的。我发现这果真是一部选得比较精心的、篇幅达百万言的合集。欣然写几句，作为序文。

为什么会皱了眉头？又为什么为之舒展了呢？因为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爱情当然也有两类：高尚的和庸俗的。爱情小说很自然地也有两类：纯洁的和肮脏的。近年市侩盛行，文风不振。庸俗的东西流行，肮脏的垃圾堆积起来了。它

们扛了假冒的“俗文学”、“通俗文学”的金字招牌，使得好些人糊里糊涂地上了当。假招牌很有欺骗性，一些聪明人望而生畏，不敢反对。其实这种东西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里的垃圾，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里盛行起来的。无比的下流，不堪入目，却吸引了一些无知的青年读者。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的名声也不好，居然在八十年代里又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里滋生出来，堆积起来，横行不法，十分霸道。甚至文联和作协都有少许人提倡它，支持它，乃至依靠它，想靠它发了财，再回头来做一点“好”事。真是奇哉怪也。

庸俗的爱情小说，粉红色的、黄色的、又是香艳的，又是言情的，完全是腐蚀性的，对青少年毫无好处，伤风败俗，倒行逆施。“五四”以后，曾经有过什么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以及张竞生、张资平、徐𬣙、无名氏之流，均被无产阶级的文艺大军收拾了，其作品早已湮没无闻。我皱眉头的就是这类垃圾；担心爱情小说精选本选入了庸俗的东西而已。

但这个精选本却有一个很精彩的设想。当我听说它是要精选出古今中外的爱情小说的一部大全时，我立刻觉得这个设想极好。它要为读者提供一个极其丰富的极其美好的文库，立刻给我一种美不胜收的欣喜，从而眉头为之舒展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浩繁的珍品中究竟选入哪些篇了。所以我要求看目录。我看到这个目录，并不坏，但未必已是最好的。古今中外的爱情小说中，珍品、精品，神品可多了，太多了，太丰富了。这是一项采集珍珠宝玉以建立一座珍宝馆那样的工作。编者说，这可能要出几辑，这是第一辑，以后还要出第二辑第三辑。这是很可能的，我想。那时就会选得更精彩、更有光辉。

在这个选本中，中国古代部分是从东晋的干宝选起的，然后按时间先后排序次直到蒲松龄为止。当然还是限于篇幅，很有遗漏的。而世界文学也可以有古代（包括中世纪）、现代和当代之分，可以从希腊罗马的神话作品选起，而当代应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作家的作品。

这里有个社会制度问题。爱情小说也正是极其鲜明地、强烈地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图画与变革的要求和愿望的。中外爱情小说，那样地美丽，那样地动人，不是描绘了奴隶制度的、封建制度的，就是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爱情生活的痛苦与幸福、矛盾和斗争。非彼即此，这是跑不掉的。

爱情小说写出了最能感人的人性和最可恶的兽性的冲突。重要的是人性战胜兽性，纯真爱情得到永恒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反了过来，兽性战胜了人性，那样的作品也就坠入了万丈深渊去了。近来有人努力于写出人的原始本性、动物性，把人写成兽，这有什么本事呢？那样写，即使文笔优雅，也一样是堕落，不比庸俗的东西高明了多少。

爱情小说不只是写爱情这一个主题的。它往往还有着其他的主题，有着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主题伴随。坚贞不屈，以生命殉爱情的小说闪闪发光。这里有反封建的精神，有民主革命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也是爱情文库中的重要主题。这样的作品也是对庸俗的爱情和恶劣肮脏的东西的批判。

最后要说的就是社会主义里的爱情生活是否已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很好的或较好的反映了？应当有反映社会主义的理想的爱情生活的作品问世，并编入这个精选本。这样的东西必定是爱情文库中的高峰之作，我们拭目以待吧。

一九八五年 岁暮

## 目 录

序	徐 迟 ( 1 )
法尼娜·法尼尼	【法国】司汤达 ( 1 )
项链	【法国】莫泊桑 ( 30 )
疯姑娘	【芬兰】康 特 ( 41 )
陪衬人	【法国】左 拉 ( 51 )
舞会以后	【俄国】托尔斯泰 ( 61 )
十日谈	
——第一天故事第一，第四天故事第一	
	【意大利】卜迦丘 ( 73 )
摩诃摩耶	【印度】泰戈尔 ( 99 )
关于爱情	【俄国】契诃夫 ( 108 )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俄国】契诃夫 ( 120 )
玛莉娃	【苏联】高尔基 ( 136 )
美妇人	【英国】戴维·劳伦斯 ( 200 )
时髦婚姻	【英国】凯塞林·曼斯菲尔德 ( 224 )
单相思	【墨西哥】曼·帕依诺 ( 239 )
麦琪的礼物	【美国】欧·亨利 ( 247 )
罗莎	【智利】何·维·拉斯塔利亚 ( 255 )

- 一吻之死 ..... 【秘鲁】里·帕尔玛 (263)  
一只黑手套 ..... 【阿根廷】胡·曼·戈里蒂 (274)  
忆保利娜 ..... 【阿根廷】阿·比·卡萨雷斯 (298)  
割草姑娘 ..... 【日本】石坂洋次郎 (317)

# 法尼娜·法尼尼

——教皇治下发现的烧炭党人末次密会的详情

(法国)司汤达

司汤达(1783—1842)，本名亨利·贝尔，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生于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在拿破仑军队中服役。波旁王朝复辟后，曾侨居意大利，并开始写作。1823年，发表理论著作《拉辛与莎士比亚》。1830年出版了反映复辟王朝时期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七月革命后，曾任法国驻意大利领事。

这是一八二七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罗马全城轰动：著名的银行家B公爵，在威尼斯广场他的新邸举行舞会。为了装潢府邸，凡是意大利的艺术、巴黎和伦敦所能生产的最名贵的奢华物品，全用上了。人人抢着赴会。高贵的英吉利的金黄头发而又谨饬的美人们，千方百计以获得参加舞会为荣。她们来了许多。罗马的最标致的妇女跟她们在比美。一个少女由她父亲陪伴着进来，她的亮晶晶的眼睛和黑黑的头发说

明她是罗马人。人们的视线全集中到她身上。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种罕见的骄傲。

可以看出，舞会的华贵震惊了前来赴会的外国人。他们说：“欧洲任何国王的庆典都赶不上它。”

国王们没有罗马式的宫殿，而且只能邀请宫廷的命妇。B公爵却专约漂亮的妇女。这一夜晚，他在邀请妇女上是成功的，使得男人们几乎眼花缭乱了。值得注目的妇女是那样多，要就中决定谁最美丽可就成问题了。选择一时决定不下来。最后，法尼娜·法尼尼郡主，那个头发乌黑、目光明亮的少女，被宣布为舞会的皇后。马上，外国和罗马的年轻男子，离开了所有别的客厅，聚到她待着的客厅里。

她的父亲堂·阿斯德卢巴勒·法尼尼爵爷，要她先陪两三位德意志王公跳舞。随后，她接受了几个非常漂亮、非常高贵的英吉利人的邀请。可是她讨厌他们的虚架子。年轻的里维欧·萨外里似乎很爱她，她仿佛也更喜欢折磨他。他是罗马最头角峥嵘的年轻人，而且也是一位爵爷。不过，谁要是给他一本小说读，他读上二十页就会把书丢掉，说看书让他头疼。在法尼娜看来，这是一个缺点。

将近半夜的时候，一个新闻传遍舞会，相当耸动。一个关在圣·安吉城堡的年轻烧炭党人，在当天夜晚化装逃走了，当他遇到监狱最后的守卫队，他竟象传奇人物一样胆大包天，拿一把匕首袭击警卫。不过他自己也受了伤，警卫正沿着他的血迹在街上追捕。人们希望把他捉回来。

就在大家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堂·里维欧·萨外里正好同法尼娜跳完舞。他醉心于她的风姿和她的胜利，差不多爱她爱疯了，送她回到她原来待着的地方，对她道：“可是，请问，到底谁能够得到你的欢心呢？”

法尼娜回答他道：“方才逃掉的那个年轻烧炭党人。至少他不是光到人世走走就算了，他多少做了点事。”

堂·阿斯德卢巴德勒爵爷来到女儿跟前。这是一个二十来年没有同他的管家结过账的阔人。管家拿爵爷自己的收入借给爵爷，利息很高。你要是在街上遇见他，会把他当作一个年老的戏子，不会注意到他手上戴着五六只镶着巨大钻石的戒指。他的两个儿子做了耶稣会教士，随后都发疯死掉。他也把他们忘了。但是，他的独养女法尼娜不想出嫁，使他不开心。她已经十九岁，拒绝了好些最烜赫的配偶。她的理由是什么？和西拉<sup>①</sup>退位的理由相同：看不起罗马人。

舞会的第二天，法尼娜注意到她的一贯粗心大意、从不高兴带过一次钥匙的父亲，正小心翼翼关好一座小楼梯的门。这楼梯通到府里四楼的房间。房间的窗户面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法尼娜出去做了几次拜访，回来的时候，府里正忙着过节装灯，把大门阻塞住了，马车只好绕到后院进来。法尼娜往高里一望，惊讶起来了，原来她父亲小心在意关好了的四楼的房间，有一个窗户打开了。她打发走她的伴娘，上到府里顶楼，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有栅栏的小窗户，开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她先前注意到的开着的窗户离她两步远。不用说，这屋子住了人。可是，住了谁？第二天，法尼娜想法子弄到一把开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的小门的钥匙。

窗户还开着。她悄悄溜了过去，躲在一扇百叶窗后面。屋子靠里有一张床，有人躺在床上。她的第一个动作是退回

---

① 西拉(公元前136——公元前78年)，罗马共和国的独裁者，在他得势的末年(公元前79年)忽然宣布退位。退位的理由成了一个隐谜。本文所举的退位理由只是一种推测。

来。可是她瞥见一件女人袍子，搭在一张椅子上。她仔细端详床上的人，看见这个人是金黄头发，样子很年轻。她断定这是一个女人。搭在椅子上的袍子沾着血。一双女人鞋放在桌子上，鞋上也有血。不相识的女人动了动。法尼娜注意到她受了伤，一大块染着血点子的布盖住她的胸脯，这块布只用几条带子拴住。拿布这样捆扎，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外科医生干的。法尼娜注意到，每天将近四点钟，父亲就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去看望不相识的女人，不久他又下来，乘马车到维太莱斯基伯爵夫人府去。他一出去，法尼娜就上到小平台，她从这里可以望见不相识的女人。她对这个十分不幸的年轻女人起了深深的同情。她很想知道她的遭遇。搭在椅子上的沾着血的袍子，象是被刺刀戳破的。法尼娜数得出戳破的地方。有一天，她更清楚地看见不相识的女人：她的蓝眼睛盯着天看，好象在祷告。不久，眼泪充满了她美丽的眼睛。年轻的郡主眼巴巴直想同她说话。第二天，法尼娜大起胆子，在她父亲来以前，先藏在小平台上。她看见堂·阿斯德卢巴勒走进不相识的女人的屋子。他提着一个小篮子，里头装着一些吃的东西。爵爷神情不安，没有说多少话。他说话的声音低极了，虽说落地窗开着，法尼娜却听不见。没有多久他就走了。

法尼娜心想：

“这可怜的女人一定有着一些很可怕的仇人，使得我父亲那样无忧无虑的性格，也不敢凭信别人，宁愿每天不辞辛苦，上一百二十级楼梯。”

一天黄昏，法尼娜拿头轻轻伸向不相识的女人的窗户，她遇见了她的眼睛：全败露了。法尼娜跪下来，嚷道：

“我喜欢你，我一定对你忠实。”

不相识的女人做手势叫她进去。

法尼娜嚷道：

“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我的胡闹和好奇一定得罪了你！  
我对你发誓保守秘密。你要是认为必要的话，我就决不再来了。”

不相识的女人道：

“谁看见你会不高兴？你住在府里吗？”

法尼娜回答道：

“那还用说。不过我看，你不认识我。我是法尼娜，堂·阿斯德卢巴勒的女儿。”

不相识的女人惊奇地望着她，脸红得厉害。她随后说道：

“希望你肯每天来看我。不过，我希望爵爷不晓得你来。”

法尼娜的心在怦怦地跳。她觉得不相识的女人的态度非常高尚。这可怜的年轻女人，不用说，得罪了什么有权有势的人，或许一时妒忌，杀了她的情人？她的不幸，在法尼娜看来，不可能出于一种寻常的原因。不相识的女人对她说：她肩膀上有一个伤口，一直伤到胸脯，使她很痛苦，她常常发现自己一嘴的血。

法尼娜嚷道：

“那你怎么不请外科医生？”

不相识的女人道：

“你知道，在罗马，外科医生看病，必须一一向警察厅详细报告。你看见的，爵爷宁可亲自拿布绑扎我的伤口。”  
不相识的女人神气委婉温柔，对自己的遭遇没有一句哀怜的话。法尼娜爱她简直发狂了。不过，有一件事很使年轻的郡

主奇怪：在这明明是极严肃的谈话之中，不相识的女人费了大劲才抑制住一种骤然想笑的欲望。

法尼娜问她道：

“我要是知道你的名字，我就快乐了。”

“人家叫我克莱芒婷。”

“好啊！亲爱的克莱芒婷，明天五点钟，我再来看你。”

第二天，法尼娜发现她的新朋友情形很坏。法尼娜吻着她道：

“我想带一个外科医生来看你。”

不相识的女人道：

“我宁可死了，也不要外科医生看。难道我想连累我的恩人不成？”

法尼娜连忙道：

“罗马总督萨外里·喀唐萨拉大人的外科医生，是我们的一个听差的儿子。他对我们很忠心。由于他的地位，他谁也不怕。我父亲对他的忠心没有足够认识。我叫人找他来。”

不相识的女人嚷道：

“我不要外科医生！看我来吧。要是上帝一定要召我去的话，死在你的怀里就是我的幸福。”

她的急切倒把法尼娜吓住了。

第二天，不相识的女人情形更坏了。法尼娜离开她的时候道：

“你要是爱我，你就看外科医生。”

“要是医生一来，我的幸福就全完啦。”

法尼娜接下去道：

“我一定打发人去找他来。”

不相识的女人什么话也没有说，留住她，拿起她的手吻了又吻，眼里汪着一包泪水。许久，她才放下法尼娜的手，以毅然就死的神情，向她道：

“我有一句实话对你讲。前天，我说我叫克莱芒婷，那是撒谎。我是一个不幸的烧炭党人……”

法尼娜大惊之下，往后一推椅子，站了起来。

烧炭党人继续说道：

“我觉得，我一讲实话，我就会失去唯一使我依恋于生命的幸福。但是，我不应该欺骗你。我叫彼耶特卢·米西芮里，十九岁，父亲是圣·盎其洛·因·伐图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外科医生，我哪，是烧炭党人。官方破获了我们的集会。我被戴上锁链，从洛马涅<sup>①</sup>解到罗马，关在白天黑夜都靠一盏油灯照明的地牢里，过了十三个月。一个善心的人想救我出去，把我装扮成一个女人。我出了监狱，走过末道门的警卫室，听见有一个卫兵在咒骂烧炭党人，我打了他一巴掌。我告诉你，我打他并不是炫耀自己胆大，仅仅是一时走神罢了。惹祸以后，一路上被人追捕，我让刺刀刺伤，已经精疲力竭了，最后逃到一家大门还开着的人家的楼上，听见后面卫兵也追了上来，我就跳进一个花园，跌在离一个正在散步的女人几步远的地方。”

法尼娜道：

“维太莱斯基伯爵夫人！我父亲的朋友。”

米西芮里喊道：

“什么！她说给你听啦？不管怎么样，这位夫人把我救了。她的名字应当永远不讲出来才是。正当卫兵来到她家捉

---

① 洛马涅，古时意大利北部一个省区。

我的时候，你父亲让我坐着他的马车，把我带了出来。我觉得我的情形很坏：好几天了，肩膀挨的这一刺刀，让我不能呼吸。我快死了。我挺难过，因为我将再也看不见你了。”

法尼娜不耐烦地听过以后，很快就走出去了。米西芮里在她那美丽的眼睛里看不出一点点怜悯，有的也只是那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表情。

夜晚，一个外科医生出现了；只他一个人。米西芮里绝望了，他害怕他再也看不到法尼娜。他问外科医生，医生只是给他放血，不回答他的问话。一连几天，都这样渺无声息。彼耶特卢的眼睛不离开平台的窗户，法尼娜过去就是从这里进来的。他很难过。有一回，将近半夜了，他相信觉察到有人在平台的阴影里面。是法尼娜吗？

法尼娜夜夜都来，脸庞贴住年轻烧炭党人的窗玻璃。

她对自己说：“我要是同他说话，我就毁啦！不，说什么我也不应当再和他见面！”

主意打定了，可是她不由自己地想起，在她糊里糊涂地把他当作女人的时候，她已经爱上了他。在那样亲亲热热了一场之后，难道必须把他忘掉？在她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法尼娜发现自己来回改变想法，不禁害怕起来。自从米西芮里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以后，她习惯于思索每一件事，全象蒙上了一层纱幕，隐隐约约只在远处出现。

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法尼娜面色苍白，颤颤索索地同外科医生走进年轻烧炭党人的屋子。她来告诉他，一定要劝爵爷换一个听差替他来。她待了不到十分钟。但是，过了几天，出于慈心，她又随外科医生来了一回。一天黄昏，虽说米西芮里已经转好，法尼娜不再有为他的性命担忧的借口，她却大着胆子一个人走了进来。米西芮里看见她，真是喜出望